

古  
史  
紀  
年

古史紀年卷九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周武王

原註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伐殷

清水注引同○召氏春秋曰武王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

年而成甲子之事與紀年合圖策曰文工拘於囿里武王羈於玉門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至於邢丘

案在今懷慶府東南七十里入濰縣界

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

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

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

武縣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

說苑曰武王伐紂過臨斬岸過水折舟過山

東示民無近志也至於有戎之陸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

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西兵也下

而龜增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西兵也下

利以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鄒

擊衆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鄒

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卻至以爲犯天忌此也東

兵忌蓋指已未晦發自河朔而言故下云出忌也東

面而迎太歲而投殷人其柄至汜而汜淮南子作至

水源出汜水縣南四十里方山縣至懷而懷案懷在武

西二十里爲偃師縣界在河之南輝縣北七里屬衛輝

十一里至其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曰武王使保召公

屬河北至其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曰武王使保召公

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

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解前之以牲俾殷於

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

下問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

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

而餓焉○莊子略同並屬評誕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

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

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案戚人

開州北

五里屬大名府在衛

暮宿於百泉

案在今輝縣西北七里屬衛輝厭曰

於牧之野

博物志曰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

日在朝歌南七十里孔晁謂去朝歌二十里郡國志朝

歌南有牧野泮云去縣十七里寰宇記衛州汲縣本紂

二月殷正月

癸亥日陳于商郊

增

書武成曰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國語曰王以二月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尉繚子曰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

之億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書序作戎車

三百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歡樂鼓舞以待旦

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皇侃以爲因此以名曲論衛曰太公陰謀書武

王伐殷兵至牧野晨

甲子

增○敗之于姆野清水注

史記曰二月甲子昧爽

世俘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成劉商一討

案齊世家作十一年正月甲子

蓋殷正月也而猶云十一年誤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

魯世家曰周公佐武王作教誓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纘彭濮人

國志曰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矛予其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

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子尙桓桓如虎如罷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

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晉已諸侯兵

車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呂氏春秋曰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

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驚子曰紂

陳於商郊起於黃鳥至於赤斧淮南子曰師起客關至

浦水士億有餘萬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

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八圍策曰紂率天下

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

流以與周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

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

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鬻子曰武王

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新書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故

紂之不進皆還其刃願以解紂也書大傳曰紂之卒幅分

於上風雨擊於中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玉自燔於火而死

世俘曰甲子商王紂取天智玉

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不銷注云紂身不盡

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

清水注引同寰宇記引武王擒紂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耳

史記曰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

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

書大傳曰紂死武王

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

兼其屋上之鳥不愛人者及其肯餘何如武子曰不可

名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成劉彥

敵母使有餘烈何如武子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

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

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

咸待於郊 世紀曰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單公至

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騰趾當敵將衆威怒

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

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所折休休

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

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

人焉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於武王使羣臣告語商

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孟子曰王曰無異

也若崩厥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

角稽首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克殷解以黃鉞斬紂頭

王親射惡來之口縣大白之旗者書曰紂走還於寢廟

親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鐵之武王

乃使人雖而守之民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案

此說近理淮南子曰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

誅文王於羑里是又未死也而補龜策傳曰紂不勝敗

而還走附之象即自殺宣室身死不已而至紂之嬖妾

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抑又甚矣

二女克殷解作適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劍斬以元鉞殷本紀曰殺妲己古今注曰太公以元鉞

斬妲己賈宇記曰妲己墓在乾州西五里

莫谷河西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世傳曰

半崖波內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世傳曰

臣百人史記曰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

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焉靈臺太山而報得石碑銘曰帝



命處父不與殷亂賜鬻石椁以華氏死遂葬於霍  
太山又曰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

遂分天之明

清水注引同

其明日

乙丑

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

先驅武王第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

魯世家克殷解作召公

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闔天皆執劔

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克殷解作王入卽位

于社大卒之左羣臣畢從

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

齊世家作布采席克

殷解作衛叔傅禮

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

末係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墨子曰武王之攻殷誅紂

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疎者受外祀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

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

明命

克殷解作周公再拜稽首乃出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說苑曰上堂見玉曰

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  
曰武王康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  
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  
王康於色也書大傳曰歸頌宮之女

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

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

宋世家曰武王克殷後子乃持其祭器造

於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案微子出亡在前安得有面縛之事前編從王柏之說謂面縛銜璧者卽武庚是也

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

業此時尙未有監之名故第曰相說見後

丁卯日太公望告俘

增

周書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

注云太公受命追禦封盧方來

丁卯望

至告以讖俘

業孟子稱有彼不爲臣東征滅國者五十此類是也

戊辰日追祀文王及商政

增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

注云禦循追祀以地紂告祖考壇帷而祭

時日王立政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

呂氏春秋曰武王命周公且進

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困窮三日之內與謀之政出士分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

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呂氏春秋曰箕子之囚南子曰柴箕子之門朝成湯

之廟周書序曰武王既釋箕子

命畢公

克殷解作釋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殷本紀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村廢之韓詩外傳曰商容嘗執

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固辭不受命說誣

命南宮括

克殷解作南宮忽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

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克殷解作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

三巫世俘曰俘商

命閔夭封比干之墓

括地志曰比干墓在衛州汲縣

此十里二百五十七步嘯堂集古錄曰武王封比干墓作

知盤銘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宰於焉是保書

大傳曰商民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闕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讎乎又漢書鄒陽傳曰聖王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未知所出

命宗祀享祠於軍周書大聚曰維武王勝殷

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豈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非其大者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武王避席再拜之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實廉

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開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

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  
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爲邑以  
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  
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  
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殫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  
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旣完民乃歸之鄉  
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  
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立  
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  
獵耕耒以習遷行教苧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  
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  
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

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賤  
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而  
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患不教則無窮乏此謂和德  
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藜苴丘墳不可樹穀者  
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  
匠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生  
無乏用死無傳戶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  
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  
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  
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  
萬財萬財旣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  
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

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  
王若欲求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  
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  
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命側側余知其極有  
宜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壬申

十三日

荒新告俘

增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

注云越戲方紂三邑也南宮中鼎銘曰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宮王居在射圃貞山

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辛巳

二十日

侯來告俘

增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

注云靡陳紂二邑也

辛巳至告以馘

俘

甲申

二十五日

百尊告俘

增

世俘曰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

庚子

閏二月

命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乙巳

十六

日告俘

增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陳本命新荒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  
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注云禦大臣也告以馘俘百韋  
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  
以馘俘

罷兵行狩

增

史記曰乃罷兵西歸行狩

書序作往  
禽歸獸

記政事作武成世

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

容齋  
筆作貓

廉五千二百

三十五

容齋  
作廉

犀十有二

容齋  
作十有三

楚七百二十

有一熊百



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

麀十有六

容齋

麀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武王云

克紂遂摠其國所獲禽獸樂孟

子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

九十有九國滅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

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此類蓋

夏四月

壬辰

王歸于豐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

三日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

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關乎

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驟者惟

恐其制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

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

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音而載之木解

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

不爭酒肉以通之茅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

財深懲高墜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修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寰宇記曰偃師縣成湯居南歸馬子

華山之陽華陰縣南八里放牛于桃林之野括地志

在陝州桃林縣示天下弗服樂記曰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而弗

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

用兵也淮南子曰破鼓折槍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墨子曰

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馬之旗

乙未日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增

世俘日惟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案

辟四方猶詩言式辟四方莊子齊物論曰通也者得也

此言得殷命而奄有諸國蓋至是始正王號而卽位也

史記曰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太公金匱曰武王平殷還問

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

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

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聽一足步則不行

選賢自代

管子曰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上下各得其所

乙巳

增○十日

大封諸侯

舊在十三年今移此

武成曰既生魄

十六日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序曰賚大封

于廟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釋思

詩申培說曰殷其亂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

詩史記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

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

地理志曰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黃帝

之後於祝

左傳曰祝其縣也來祝樂記作蕪呂覽作鑄帝舜之

後於陳

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子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

之姓使祀虞帝晏子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

大類已齊矣杜注云四人皆舜之後胡公四人之後  
子產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用形元女大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世家曰胡公名大禹之後於杞

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括地志曰汴州雍

杞國古於是封功臣謀士稗覓摺笏而虎賁之士使爲諸侯

也而師尙父爲首封尙父於營丘曰齊臨淄注曰今

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

營丘營丘邊萊夷也藜明至亂而周初定未與之爭

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爲大國鹽

鐵論曰營丘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未之道極女工之巧

是華士昆貨殖世爲強國韓非子曰天子不友諸侯不

事仕而食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之非爵祿則賢

者何也太公望曰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賢

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齊之則望當誰爲君乎是以治國

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巳太公曰任仁義奈何對曰

仁者愛人愛者有子不食其力義者尊老尊老者對曰

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封弟周公旦於

曲阜曰魯也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封召公奭

於燕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公同姓封於北封弟叔鮮於管

水經澮水注曰其水自鄒縣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

周武以封管叔矣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

又謂之管水括地志曰鄭州第叔度於蔡括地志曰豫

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鄭州第叔度於蔡括地志曰豫

上蔡縣外城古管國城也鄭州第叔度於蔡括地志曰豫

古蔡國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州叔武於成括地志曰漢

南九十一里漢鄭叔處於霍括地志曰晉州霍邑縣本

陽縣古邨伯國康叔封於霍括地志曰鄭元注周禮云霍

山在魯本春秋康叔封於霍括地志曰鄭元注周禮云霍

時霍伯國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

封康誥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

篇首惟三月以下至乃洪大誥治蘇氏以爲此洛誥之

文常在拜手稽首之上錯簡在此故作序者誤以爲成

王之書耳篇中稱朕寡兄其爲武王命康叔無疑也

史記襲誤因謂武王時康叔尙幼未得封而本紀又

言武王克殷康叔封布茲實自相矛盾且文王九十七

而終至武王克殷已十三年矣而康叔尙有弟季載則

此時必已成人金氏前編謂康叔封衛書無明文而  
詰則曰妹邦或先妹邦而後加衛未可知也今從其說  
繫康誥酒誥於武王之世而以梓材一篇別爲治洛命侯邦之文庶得其實 康誥曰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

敢侮鰥寡庸庸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見勅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以此命能集其民大說

史記曰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正義曰太伯居梅里

五十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吳越春秋曰數年之

未世衰中國侯王數州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

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

皆耕田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無子弟仲雍立

吳越春秋曰太伯曰吾以伯長居是爲吳仲雍世木曰  
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

居藩離宋衷曰孰哉仲雍字也左傳子貢曰太伯瑞委  
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處以為飾豈禮也哉有  
也然仲雍卒吳地記曰仲雍塚在吳子季簡立季簡卒

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

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

仲於周之北故夏虛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是

為虞仲列為諸侯虞字記引風土記曰周武王追崇武

王成康所封數百封八百而同姓五十五左傳成鯨曰

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

荀子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

各以次受封如庶弟叔繡於滕叔於西號實故夏墟封號

鄒於雍於原於郟於豐封號仲於西號實故夏墟封號

叔於東號都制封少昊之裔玄真於昔祝融安期之裔  
於於邠四岳姜姓文叔於說仲應弟雍滑之後於薛  
陽因志曰武王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  
復西至狹道北接漢中商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上  
敦厚其屬有敬貢且共双獲屯蠻之蠻唐張景純寧

德政碑曰周文王母弟嫫釁定殷墟封爲  
岑子今梁國岑亭卽其地也四以爲註

丁未

增○十日

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庚戌

增一日

柴望大告武成

增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

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稱有

道曾孫周王發不已曾乎余有辨別見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年今移此

世俘日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

周三統歷引武成云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

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

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

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誡入武王在祀太

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誡入燎于

周廟

德政碑曰周文王母弟輝剋定殷墟封爲  
岑子今梁園岑亭卽其地也因以爲姓

丁未

增○十  
八日

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庚戌

二十  
一日

柴望大告武成

增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

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稱有道曾孫周王發不已懼乎余有辨別見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年今移此

世俘曰時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三統歷引武成云庚戌武王燎

于周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

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二十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三統

歷引武成云辛亥祀于天位薦俘殷王鼎壬子二十日王服衮衣矢玦

格廟癸丑四日薦殷俘王士百人甲寅五日謁戎殷于

牧野乙卯二十日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三統歷引

卯乃以庶馘于周廟斷牛六斷羊二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楚辭注曰  
武王既誅

紂令壞郊岐之社徙以爲天下大社淮南子曰  
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電葬樹柏其服尚赤

丙辰

二十七日

立王世子誦

增

新書曰周后妃

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

妊成王於身立而不

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禡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周書武傲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敬守勿失

命監殷遂侍于管

周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





十有三祀

當作十二說見前又案紀年幽王末原註云武王元年己卯然則通成君數之亦可三十

三祀也

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

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

餘不具錄

作大武樂

呂氏春秋曰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

武

荀子曰反而定三革假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

禮樂記曰夫樂

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

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

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郊注云宿夜武曲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於皇武王

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首

定爾功

左傳以此爲大武首章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諡非武王時作矣

酌告成大武

也於鏢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躑躅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功允師

申培詩說曰武爲大武之一成

齊爲二成時邁爲三成般爲四成酌爲五成桓爲六成

### 十三年巢伯來賓

書序曰巢伯來朝

孔傳曰殷之諸侯伯也南方遠國慕義而來孔穎達曰仲虺之誥云成

湯放桀于南巢或此是也徐邈曰巢偃妣之國今爲縣屬廬州府

芮伯作旅巢命

### 秋大有年

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詩序曰桓講武類

禡也

左傳以爲武六章

桓武志也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

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



聞之

王訪于箕子增

書序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大傳曰武王勝殷釋箕子之曰箕

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

因其朝而問鴻範○說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史記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間

箕子殷所以十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禮故問以天道王乃言曰嗚呼箕

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餘具尚書廣韻引書曰武史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

記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統筭引汲冢周書曰

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執新辛錫朕以國聞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殫厥邦土庶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逸其以屬父師案今無此文未知所本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

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

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

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口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  
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

韓非子曰周公旦已

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

使各以其

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書旅葬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

夷百蠻西旅底貢厥蕢太保乃

作旅葬用訓于王述異記曰東海畔有竹焉斬於

是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孫竹之園獻瑞筍一株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

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詒陳

博物志曰肅慎氏有樹名櫛常若中國有

聖人代立則其樹生皮可爲衣周武王時曾遣使入貢地理通釋曰肅慎北夷在元菟北二千餘里

初狩方岳

詩序曰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惟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夏時之對時周之命

誥于沫邑

書酒誥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詩邠風沫之鄉矣毛傳曰沫衛邑正義曰

妹邦封之  
都所處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告怙庶邦庶士  
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  
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  
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

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  
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  
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  
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  
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  
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俟旬男衛矧太  
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  
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  
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矧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冬遷九鼎于洛

左傳王孫滿曰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公羊疏曰殷衰

之時鼎沒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國策顏  
幸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  
九九八十一萬人土卒師徒械器  
波貝所以備者稱此○權言非實臧哀伯曰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維杜注曰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義士猶

漢書作伯夷至周公乃卒營維邑謂之王城

或非之

而伯夷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之

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汲冢書曰或告伯夷叔齊曰允子在此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

也

曰然則扣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

下

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

餓

而生乎遂

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以

將軍葬於首陽山下喪服裂記曰伯夷叔齊諫死首

陽

恐其魂之饑也故設五穀囊糈宇記蒲州河東縣伯

夷

墓在縣南三

十五

里雷首山

又曰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

商邑

周書度邑作微主九牧之師見王武王至於周自

于

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



夜不寐

度邑作王至于周自鹿至于王中具明不寢

周公曰卽王所口曷爲

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

此據

足見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之妄

麋鹿在牧

度邑作夷羊在牧

黃鴻滿野天不

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

亦不賓滅

隨巢子作天鬼不顧亦不賓滅

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

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

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

索隱曰杜預曰三塗在陸澤南

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

願詹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

周居於維邑而後去

度邑作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鄙願瞻過于河宛彌于

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周書序曰武王平商維

定保天室規模伊洛作度邑史匈奴傳曰武王伐紂而替維邑復居於鄴鄙放逐戎夷溼洛之北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關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  
迫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雖矣御覽引書  
大傳曰武王伐紂洛邑未成陰寒大凍深丈餘甲子  
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於門外尙父使人  
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使尙父各以其名進之五  
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南師耳尙父各以其名進之五  
神皆驚相  
視而數

### 十六年箕子來朝

後漢書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疇

又置八條之教

前漢書曰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

奴文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其人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史記曰其後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

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詩白駒曰皎皎  
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  
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

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鄭氏以白駒爲鹿箕子之詩是也

秋王師滅蒲姑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

括地志曰蒲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又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  
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周書序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上無遠齊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路史前編引並作五十四文王世子曰武王九十三而終

此多一年

周書作雒曰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明堂曰克紂六年而武王崩

並與紀年合

世紀曰武王定位元

年乙酉六年庚寅崩

年數同而甲子異又封禪書云武

子云三年詩幽風疏引鄭氏以武王疾瘳後二年崩在

王位四年管子云七年三統歷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

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金氏前編曰女王十五而生武王前

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

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通志經

世前編亦云卽位七年要以周書爲實錄

古史紀年卷十

閩中林春溥鑑塘錄

成王

原註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

康成謂武王崩時成王年一歲

賈子新書謂成王年六歲卽位路史注引真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周公居冢宰攝政

以治天下

史記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踐

伯禽新書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

太傅太公史記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

爲大師與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與君與不說周公周

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又有般於是召公

乃說

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于周公似正

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剛正其國以止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

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周書

序曰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成王元

年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王

其敬天命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大九

功一賓好在笥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

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墮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

任謀生詐五典一言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止父登過

四機父登失五□□□五典有常政乃重開內則順

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王拜曰允哉余小子

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者之列嗚呼余夙夜不寧

命魯侯禽父出就國

增

三統歷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於魯之

歲也

案三統歷以周公七年反政其明年方為成王元年於紀年則為成王八年矣然考武庚之叛與淮

徐並與時伯禽已作費誓則其就封實在武王崩之明年也又周自共和以前諸王史無年數惟魯世家載考公以下均有確年伯禽之年見三統歷今依史表共和元年當魯真公十五年逆數至伯禽元年適當紀年周成王之元年可見紀年所載

史記曰周公攝行政當國

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與

伯禽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了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商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封伯禽於魯



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

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荀子作吾所

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

身以定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曰伯禽將辭去周

天下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

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

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

謙德也又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

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

諱之門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

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後說苑南宮邊子曰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

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周書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注曰路寢左門曰會羣門

據序當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沈人罔

不用明刑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

大我聞在昔有國誓哲同王之不綏于卹乃維其有大門

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

王家乃方求翁旁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

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

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用能承天嘏命百

姓兆民罔不茂在王庭王國用寧小人用格戎兵克慎

軍用克多王用奄有四鄰遠士丕承萬子孫用未被先

王之靈光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

于非夷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臣作威不詳  
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維作誣以對俾無依  
無助媼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乃  
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命  
用逃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稽天用弗保媼夫先受殄罰  
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  
一人憂譬若衆敗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周書作雒曰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有三十里序曰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于後作

諡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  
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

已名生于人民無能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敬賢厚禮

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賞

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

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

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理直曰武威彊淑德曰武克

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

事堅固曰恭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芘親之闕

曰恭尊賢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

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  
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  
曰釐博聞多能曰憲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  
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  
曰孝大慮行節曰考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豐  
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  
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昭  
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  
德考衆曰靜恭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昏  
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  
義行剛曰景普意大慮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

曰貞不隱無屈曰貞猛以強果曰威彊毅信正曰  
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  
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  
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慧能思辯衆  
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  
甲亟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于原野  
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  
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夙夜警戒  
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  
義不克曰丁述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  
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  
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寒曰戴死而志成

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  
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木家短折  
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年中早夭曰悼肆  
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悞俱遂過  
曰刺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息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  
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  
曰哀恭仁短折曰哀蚤孤鋪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  
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眾  
曰煬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頌威  
德剛武曰罔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  
曰愍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日譽心  
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棟名  
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  
曰醜德正應和曰莫勤施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  
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果遠  
曰趕息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  
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  
曰長愛民枉刑曰克嗇于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  
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  
曰繆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  
方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  
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  
內德爲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



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秉順也就會也蹇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穰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經附

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見述異記在成王元年

越絕書曰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

御覽文選注並引書大傳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莫莖生使人

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

秋王加元服

家語曰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

示爲君也

古史考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

周公命祝雍作

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

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

亦見大戴禮

其頌曰令月吉

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武庚以殷叛

書大傳曰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子貢詩傳曰管未封於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公康未諫不聽

後漢書蘇竟傳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與詩傳相表裏

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

匹夫不可奪志也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未以  
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  
北門三木菁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三木以殷畔遂  
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申培詩說曰芄蘭刺  
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  
庚作亂衛世家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

### 周文公出居于東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

孔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史記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

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

禽代就

周公居東二年

墨子耕柱曰周公曰非闕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越絕書曰於是

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讓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  
於遠鄉詩譜曰周公適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朱子曰當  
從鄭則罪人斯得人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  
說乃知罪  
在管蔡也

左傳季札請觀于周樂爲之歌函曰美哉樂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

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子貢詩傳曰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  
駝狼跋申培詩說曰魯人觀周

公德容而案詩傳書傳史記王肅皆以居東爲東征時成王方

疑周公豈有不待命而專征之理故朱子從鄭說然

鄭謂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

乃避居東都公之屬黨與知將攝者亦皆奔亡明年

乃爲成王所得公乃爲鳴鴉之詩救其屬臣而以三  
監之叛在王迎周公歸攝之後則皆臆說誣妄不合  
事情考是時武庚欲攻成周故周公居東都以備之  
從容坐鎮是之謂居謝攝政之權是之謂辟而伯禽  
就封亦所以備淮徐之變第云避嫌遠謗置身事外  
猶非知周公者也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郟以叛

周書作雒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

釋史引作

曰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杜預曰徐奄二國皆嬴姓  
金履祥曰三叔武庚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商三  
叔意在得周奄之子其意又在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  
勢內據周公之子其意又在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  
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開周公淮夷非乘  
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也周公召公  
內與父兄外撫諸侯史記曰管蔡作亂淮夷畔周公乃  
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是得  
征伐爲大國都營丘又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案此則公之居東其卽分陝歟

史記曰伯禽卽位

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

前書曰管蔡

徐夷並興東郊不關作費誓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

復曰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曰伯禽封魯有在戎

作難喪卒哭而征之疏曰爲母喪也

作盼誓

盼書作費大傳

曰陳爾甲冑

無敢不善無敢傷牯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遂敬

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粃糗糧

積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

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漢書曰康叔之年助周公在

蓋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升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

金滕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序曰鴟鴞周公

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子貢詩傳

曰周公孫于魯般人畔公憂王室勤王脩政以備之賦

鴟鴞申培說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

魯般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作此詩以貽王文

選注引韓詩說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

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窩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

茂枝反數之葦蕭風至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王亦未敢誦公秋大

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

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

夫刺躬廷之不知也九罭同

申培說曰伐柯管叔以般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

詩九罭周公歸自東也子貢傳曰周公歸于周魯人欲

留之弗克  
賦九異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

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周公周公奔楚成

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說異

### 遂伐殷

作雒曰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

傳曰史作攻殷韓詩外

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

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

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善書序曰聽微言矣說苑以客爲齊人王滿生餘路同書序曰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史記作周公伐成王命帥師東伐

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道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兮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敷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繆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  
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  
丕基王曰嗚呼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予前寧  
人圖功彼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予  
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  
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  
不越印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喪其勸  
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  
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旣  
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

作雒曰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  
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書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左傳子魚曰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書七乘徒七

十人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

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

家語曰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

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命撫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史記曰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詩序曰有客微子

來見祖廟也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  
薪薪禾黍之繩繩也曰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

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蕪蕪兮禾黍繩繩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案史記以此爲箕子所作未知孰是史記

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遷殷民于衛

作雒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

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旒父宇于東

管蔡世家曰分殷餘

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于宋其一封康叔爲衛君宇

記曰懷州殷時爲畿內地周時爲三監地及管蔡廢黜封康叔以爲衛侯

於此師爲衛地左傳子魚曰成王遷建明德以藩屏

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棨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

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士以供王職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于殷虛

史記曰成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殷虛成王長用事舉康叔

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

以殷餘民益封康叔是也

遂伐奄滅蒲姑

案蒲姑已滅於武王十六年此蓋續封而復叛者

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壑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

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

諸侯國此地

地理志瑤邪姑幕縣應邵曰薄姑氏之國國名紀曰在臨淄西北五十

至周

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是爲太公

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

史記曰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

詩譜曰武王封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成王廣大邦

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四年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

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案是詩首言制彼裳

衣授衣候也次章果臝炮燿是秋候三章酒掃穹窒是冬候皆彼此思念之辭至末章倉庚于飛則春候矣其以秋末歸初春至歟

春正月初朝于廟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落嗣王謀于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留庭上下陟降

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也

詩世本古義曰載見成王免喪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助祭既畢而慰勞之詩

載見辟王

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來助祭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夏四月初嘗麥

周書序曰成王既卽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

詩序曰小

豸嗣王求助也子其德而後患莫如莽蜂自求辛螫  
羣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及集于蓼敬之  
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  
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蔽止日



就月將學有編顯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作嘗麥維四年孟夏王初祈

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

御覽引作王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是月王

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

階卽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導

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卽居于戶

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

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

作筴筴告太宗王命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

兩楹之間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

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

路史作字于以臨

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

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

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

哉是太常用名

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其在殷之五子

殷當作夏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

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我

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

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鳴

呼敬之哉如木旣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

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

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器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

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策刑書

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馘以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馘以爲之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稽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維四月旣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

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曰曰至民知常利之道則國彊均分以利之則民安□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旣和其上乃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工師伐淮夷遂入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史記作殘奄

作成王政

篇七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

篇七○史記作薄姑案孟子云  
伐奄三年討其君此其證也

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書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遂營成周

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

年建侯衛書王義引作建衛侯以爲封康叔索職方解

百里爲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爲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爲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

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藩

服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

其首各以其所有蓋五等之封至是始廣九服之制亦

至是始五年營成周郡國志曰雒陽周時號成周公

定也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通紀曰

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

十二畝有三十六步虞摯左傳曰昔成王合諸侯城

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案成周與洛邑異地晉地道志

陽即成周河南即洛邑也左傳桓二年遷九鼎于郊

杜注云雒邑謂之王城宣三年成王定鼎于郊

云郊鄆今河南也是郊鄆即王城王城即雒邑作雒

所稱是也又左傳成王城成周以爲東都洛誥孔傳曰

瀝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並下之是成  
 周卽東都東都卽下都竹書所稱營成周是也歸有光  
 曰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卽定鼎郊鄆之處平王以下十  
 三王都之成周洛陽在王城東卽遷殷頑民之處敬王  
 以下九王都之最爲明瞭然作維解云周公將致政乃  
 作大邑成周于土中鄭詩譜云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  
 是也水經注云穀水又運河南王城所謂成周矣則二  
 地之稱往往相亂蓋其相距伊運皆在鎬東又皆近洛  
 故或通稱耳又畢命稱茲殷頑民遷于洛邑書序又云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或一地通稱抑分遷之以殺其  
 勢均未可知也  
 呂氏春秋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  
 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  
 而誅也

魯侯禽父來朝 增

說苑曰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  
 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  
 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平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

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

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史記曰魯公伯禽之初受

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

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

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

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

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必歸

之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相謂曰

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

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

也呂氏

### 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傳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

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世紀曰淮夷徐石鼓文曰我車

戎及奄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或作君子爰獵爰

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駒或作君子爰獵爰

獵爰遊麇鹿速速君子之求魯魯肉弓弓茲以時我驅



其時其來趯趯趨趨哀哀卽御卽時麀鹿趨趨或作趨其

來大盜我驅其僕其來趨趨射其獮或作獮屬第汧也泛

泛丞彼淖或作淖淵鯁鯁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鯨其游

趨趨白魚鱗鱗其殖底鮮黃白其編有鮒有鮓其朔孔

庶鸞鸞變變洋洋趨趨其魚維何惟鱖及鯉何以橐或作橐

賁之惟楊及柳第田車孔安鞞勒驛驛六師或作六師旣簡

左驂旛旛右驂驩驩我以隕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

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旆其戎奔奔大

車出洛惡獸白臭或作臭我執或作我執而

勿射多庶趨趨君子乃樂第帥彼鑾車忽速填如秀弓

孔碩彤矢翼翼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駢孔庶廓或作廓

鄂氏作鄂騎宣博或作博酋車載道如或作如徒如章原隰陰陽

趨趨六馬射之簇簇有羆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循

禽奉雉我兔允異

第四

我來自東

古文苑有  
漢漢二字

霑雨奔流逆

湧盈盈漑陞君子旣涉我馬流汧汧也泊淒

二字古文

苑俱有重

文

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連連維舟以道或陰

或陽扱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復止其奔我以阻其

乃事

第五

宣猷作原作周導遣我辭攸除帥彼阪舊作田

莽

薛氏  
作莽

爲世里希微穢穢薛氏  
作穢乃罟漆粟柞械其拔櫬

榕庸庸

或作  
遺

鳴條亞箬其華何爲所旂鏐鏐

薛氏  
作鏐

水盞導旨樹幽晤

第六

徒御嘽嘽然而師旅

章氏云下  
唐漢二字真

然會同有繹以左

施氏云下  
有騷字

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熾

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盱

鄭氏音吁  
非薛氏作盱

來或羣或友

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

第七

彼走驕驕馬庶哲哲華雉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  
文武可其一之

第八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

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少導乘馬既

迪敖

章氏作敖

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馱馱右驂馱馱

潘氏作馱

駘駘以奔汝不執德旃翰黎黎旒旒施施公謂大來余

及如茲邑曷不余及

第九

虞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

勿掩勿伐若

或云畢字

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莪祖告于大

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囿孔庶麋鹿原隰既坦

疆理籛籛

或作蕃鄭氏云卽曉字

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謀有始

周爰止于是

第十

右從楊升菴本郭宗昌金石史曰岐陽石鼓文有謂爲周宣王獵碑者惟第

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言

眞如岳峙不可復撼鄭樵謂爲秦惠文後及岐陽三疑  
皆警說述謬不足與辨韋應物謂爲文王之鼓宣王刻  
詩眞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睹其事也馬子卿以爲字

文周時作  
益可笑

○國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

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楚世家曰

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

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大戴禮曰季連

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渠婁既出自熊渠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

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案諸書言鬻子見文王年已九十而鬻子壽有康叔

守殷賈誼書言成王見於鬻子與史燕異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

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

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左傳楚子芊

熊繹辟在荆山華路監纒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符棘矢以共禦王事楚子熊繹

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左傳楚靈王曰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董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朝諸侯于明堂增

周書序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作明堂周

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說苑曰周公踐

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

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

入告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

有訟獄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

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

也何居之深遠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

而見我之明也淮南子曰克殷踐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序天子之

曰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

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  
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  
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御覽引周書明  
堂曰明堂方百  
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  
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車門西阜門北  
雞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  
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大戴禮曰明堂者  
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牕三十六戶七十  
二廡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也白綴  
廡也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堂室四  
戶戶二廡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周時僉澤治  
和高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  
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鏡示民知  
節也然或以蒿爲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  
柱表其儉質也

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史記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

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

荀子曰履天子之籍

負屨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尸子曰周公旦踐東宮履乘

石肥明堂假爲天子七年說苑曰周公滿天子位七年

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

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呂

氏春秋曰所朝於窮巷之中賡闢之下者七十二上及七年

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春二月王如豐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諧惟

二月既望大衍歷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越六日乙未二十日王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傳曰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召詰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甲辰惟丙午

臚

越三日戊申

日五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

日七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日甲寅

日十一

位成若翼日乙卯

日十二

周公朝至于洛則

達觀于新邑營

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詰周公拜手稽首曰祇復

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上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作來以圖及獻卜孔傳曰澗水東澗水西今河南城

也澗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案召公既於戊申卜宅庚戌攻位甲寅位成乙卯周公方

至而又卜者史記以為復卜申視抑或召公卜洛邑越周公卜成周歟書序謂周公營成周告卜可證也

三日丁巳

日十四

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

日十五乃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甲子周文公詰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康誥曰惟

三月哉生魄

孔疏曰六日己未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

周書序曰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維作維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

邑成周于土中

四方民大和會

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既其言而

不見從取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晉書東晉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

波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

此錯簡蘇氏以為洛誥之序前編定為梓材之序釋史從前編 召誥曰越七

日甲子

二十一日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王命為書誥命庶殷即多士之書也 書序曰成周既成

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即今梓材 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

邑洛用誥商士士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  
後無我怨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今予惟不  
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賓亦惟爾方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  
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爾命殷庶梓材曰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  
厥臣達王惟邦君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  
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墀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述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吳氏謂王

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自古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語金山斷其爲召誥所稱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序錯簡在康誥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釋史從之今按其語意亦不甚合始存其說使覽者詳之

###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書大傳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

周書序曰周公正

歷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其踐長激陽動于黃泉陰降陰下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發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速一故謂之日台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合于十有二辰

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首數起于時一而成  
丁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  
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  
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暑至大暑秋三月中  
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  
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  
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  
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  
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  
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  
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  
于政又曰詩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大時作時訓立春之  
日東風解凍又五日鶩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雨水之日  
日續祭魚又五日鶩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雨水之日  
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元  
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  
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  
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蜩始  
蚺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  
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  
川鷓始鳴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  
蟬始鳴又五日鷹乃祭司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居  
土潤溽暑又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又五日

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  
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  
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  
培戶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  
大水化為蛤又五日有黃華霜降之日計乃祭獸又  
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立冬之日水始冰又  
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人大水為蜃小雪之日虹藏不  
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  
雪之日鶡鴠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冬至  
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  
雁北向又五日鶡始巢又五日雉始雊大寒之日雞始  
乳又五日鶯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又日周公制十  
二月賦政之法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  
作月令篇闕

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

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

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詩序曰清廟祀

文王也周公說成洛邑諸侯在廟中者偃然淵其志和

朝諸侯率以饗文王焉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先君

文武之風也夫召誥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苾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  
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  
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  
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我非敢勤  
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  
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  
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  
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卽有僚明作有功  
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  
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彝汝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永  
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  
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  
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  
子夙夜茲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  
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  
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  
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  
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  
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侔來毖殷乃命寧亨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  
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侂殷乃承敘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孔傳三統歷並以爲十二月  
晦今以三月三日丙午推之  
戊辰在三月二十五日則十二月晦不得有戊辰而承  
爲仲冬之祭當在十一月與作册逸誥非必一時疏謂  
是年閏九月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補敘年月於終蓋云周公攝政之七年十二月也吳氏以爲

周公自留洛之後七年而薨非

冬王歸自東都

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

立高圉廟

國語展禽曰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